

大会
安全理事会

Distr.
GENERAL

A/54/396
S/1999/1000
24 September 1999
CHINESE
ORIGINAL: ENGLISH

大会

安全理

事会

第五十四届会议

第五十四年

议程项目 116(c)

人权问题:人权情况及特别

报告员和代表的报告

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克罗地亚共和国和

南斯拉夫联盟共和国(塞尔维亚和黑山)

境内的人权情况

秘书长的说明

秘书长谨向大会成员提交人权委员会特别报告员伊日·丁斯特贝尔先生按照大会 1998 年 12 月 2 日第 53/163 号决议和经济及社会理事会 1999 年 7 月 27 日第 1999/232 号决议提交的关于南斯拉夫联盟共和国(塞尔维亚和黑山)、克罗地亚共和国、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境内的人权情况的定期报告。按照人权委员会和理事会的要求,本报告也提供给安全理事会成员及欧洲安全与合作组织。

一、 导言

1. 本报告是人权委员会特别报告员伊日·丁斯特贝尔先生提交的关于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克罗地亚共和国和南斯拉夫联盟共和国(塞尔维亚和黑山)境内人权情况的第三次综合报告。特别报告员的上一次报告于 1998 年 12 月提交人

权委员会第五十五届会议(E/CN.4/1999/42)。本报告载有截至 1999 年 8 月中特别报告员任务范围内各国境内的人权发展情况。特别报告员再次遗憾地指出,由于联合国要求很早就提出报告以供编辑和翻译,以至散发的报告都已过时。

2. 特别报告员感谢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办事处,特别是在他任务范围内各国境内的办事处实地工作人员,往往在很困难的条件下向他提供支助。

二、概述

3. 特别报告员认为仍然需要从区域的观点来审议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克罗地亚共和国和南斯拉夫联盟共和国(塞尔维亚和黑山)的局势。1999 年爆发的科索沃危机也最好要从前南斯拉夫暴力解体这一总的情况为背景来看待。例如难民和内部流离失所人民这类重大问题要从特别报告员任务范围包括的所有三个国家的层面才能最有效地处理,其他问题,包括民间社会和民主结构、善政、贩卖人口以及其他国际犯罪活动等问题也都是如此。

4. 实际上,国际社会需要对东南欧全境采取综合性的政治、经济和人道主义战略才能获得成功。目前科索沃的国际存在不能仅仅作为一种“拦截行动”,而必须同整个巴尔干区域的和平战略联系起来。因此,特别报告员欢迎新缔结的欧洲联盟东南欧《稳定条约》,对整个区域采取综合性态度,保证向东南欧各国提供国际援助,最终纳入欧洲政治和经济结构,以便朝向民主、尊重人权和区域合作不断发展。他认为必须要让民间社会行动者在《稳定条约》的执行方面发挥积极作用,特别是尊重民主化和人权。广泛支持纳入反对各方和民间社会并使妇女问题成为优先事项是可取的。然而,《稳定条约》的执行方面已出现了一些缺点,例如有孤立作为该区域地理和经济中心的塞尔维亚的倾向。特别报告员认为国际社会的禁运和类似政策只会加强区域内的反民主体制,因而本身就是对人权的重大侵犯。

三、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

5. 特别报告员于 1999 年 5 月 15 日至 20 日访问了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

主要是在斯普斯卡共和国境内,曾到访巴尼亚卢卡、布尔奇科、比耶利纳和其他城镇,以评估科索沃危机对人权的影响。他会见了地方当局、民间社会代表和人权机构的官员,以及国际组织的代表,以便了解总的人权情况。1999 年 4 月间他到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进行了短期访问,同萨拉热窝民间社会和国际组织的代表就科索沃危机的影响进行了讨论。

A. 政治方面

6. 过去一年间,斯普斯卡共和国在高级代表将共和国总统尼古拉·波普拉申撤职并于 1999 年 3 月 5 日宣布了布尔奇科仲裁裁决之后发生了一些事件。斯普斯卡共和国国民大会对这些决定的反应是要求从联合政府体制中撤除斯普斯卡共和国的代表。继而发生了一些主要是针对国际社会代表的暴力事件和示威行动。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北约)自 3 月 24 日起对南斯拉夫联盟共和国采取的军事行动加剧了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境内的紧张局面,严重损害了经济和社会情况,特别是斯普斯卡共和国,因为斯普斯卡共和国大约 75%的输出品是输向南斯拉夫联盟共和国。在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寻求保护的人潮最多时达 10 万人,其中包括科索沃阿尔巴尼亚人、桑扎克和黑山的伊斯兰教徒以及塞尔维亚和科索沃的塞族和克族塞尔维亚人。有人感到关切的是难民的抵达将会使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本身的返回过程减慢。由于安全考虑,少数族裔的返回,特别是返回斯普斯卡共和国的人数已经减少了。但总的说来,该国局面在这一困难时期内仍相对平静,北约行动结束之后还有一些改善。

7. 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联邦境内,各机构的运作十分困难。各方显然缺乏让这些机构运作的政治意愿,平行的机构仍然存在,而引起问题。1999 年 3 月 16 日,一枚汽车炸弹在萨拉热窝市中心爆炸,炸死了联邦内政部副部长约若·莱乌塔尔(波斯尼亚克族人)。波斯尼亚克族的反应是抵制联邦体制,由于这次暗杀,他们要求该国境内形成第三个实体来保护波斯尼亚克族人的权利。这次罪行的凶犯尚未捕获。

B. 公民和政治权利

1. 一般情况

8. 在审议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重大人权关切领域时,特别报告员回顾说,侵犯权利的形式,如果不是全部也多数是基于对族裔、政治立场、性别、年龄、伤残或其中数种因素的歧视。这在就业权利、教育、财产、保健和养恤金以及残障人设施等方面特别明显。为了确保遵守国际人权标准而采取的行动不足。由于歧视的结果,国内各不同部分仍然由占上风的群体控制,这不利于朝向尊重和保护所有公民的一个真正多族裔民主国家作出进展。

9. 作为国家管理工具的警察在确保有效保护和促进人权方面的作用是很重要的。虽然某些方面的进展值得称道,但仍存在重大问题。联合国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特派团的国际警察工作队部分负有任务协助两个实体建立具有专业精神的多族裔警察部队。尽管有他们的努力,但多数地区的警察仍然不具有多族裔性质,侦察罪行方面一般效率仍低,导致有罪不罚的现象。警察仍然不愿意执行与多数政治集团的政治观点不合的法庭决定。两个实体对警政改革工作仍然缺乏政治意愿,少数族裔的警官和所有族裔的女性警官比例十分的低。所有警察工作领域,特别是人权领域的培训仍然是绝对必要的。

10. 缺少一个能够运作的独立司法制度仍然是个重大关切事项。司法制度处于过渡阶段,但原先共产主义制度的传统、战争以及国内各族裔分裂的影响很难克服。司法制度受到政治势力的干扰仍然很大。

11. 国内各地继续有少数族裔的返回者,但与冲突造成的流离失所者的人数相比微不足道。由于行动自由情况改善,能够返回家园的人不断增加。另一趋势是由于斯普斯卡共和国生活条件恶化,塞族人返回联盟的某些地点。

12. 对返回者而言,安全、就业机会、住房、养恤金、保健、教育、供水和供电等是很重要的。即使是最基本的服务,返回者也往往得不到。教育方面的歧视以及缺乏初级保健对以妇女为户长的家庭影响最大。特别是农村地区,多数返回者都

是老年人。所有各级的当局都不能创造有助于持续返回的条件。两个实体如今都订立了财产法,但执行情况不佳。而且仍受到政治压力。

13. 《代顿协定》缔结之后形成的宪政秩序如今运作的情况使国家不得行使行政大权来协调结构并确保尊重人权标准。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邦的势力仍然微弱。虽然邦一级存在联合机构,但不能有效作业。根据宪法在保护人权方面具有较大司法权的实体,例如执法和司法机关在族裔或政治上分化严重,不能有效运作。权力下放于各实体以及联邦实体向县一级的权力下放在法律和行政的某些方面造成地方一级各不相同的法律制度和程序。这就使民族主义统治党派有很大权力来控制特定区域,从而导致歧视现象。国际社会在高级代表办事处的领导之下逐渐加强了国家的作用。多数进展是由高级代表作出决定而实现的,但这些决定的执行情况不良,仍须继续监测。

2. 法治和司法

警政改革

14. 建立多族裔警察方面仍然缺少政治意愿。警政改革是国际警察工作队的主要任务,但两个实体进展都很慢。1996 年的《波恩-圣彼得堡协定》要求在 1991 年人口普查的基础上达成族裔平衡,但联邦的所有 10 个县都没有能达成协定所定的目标。在波斯尼亚人占多数的县雇用克罗地亚警官以及在克罗地亚人占多数的县雇用波斯尼亚警员方面取得有限的进展,但塞尔维亚人和其他人的雇用却远远低于 1 500 名警员的指标。斯普斯卡共和国内,雇用少数族裔(非塞族)警员方面进展极微。宣誓就职的 8 500 名警员之中只有 147 名是非塞族人。

15. 联邦警察学院于 1999 年 4 月成立,斯普斯卡共和国警察学院于 7 月间正式成立。即使这两个学院都有很高比例的学员来自少数族裔群体,但仍不可能培训出足够数量的警员来使警察队伍真正的多族裔化。

16. 两个实体警察队伍中妇女人数过分的低,联邦超过 11 000 名警员中只有约

200 名为女性,斯普斯卡共和国 8 500 名警员中约 30 名为女性。这就造成严重障碍,无法适当调查涉及性别的暴力,例如家庭暴力和强奸案。而警员一般都没有受过训练以适当的性别敏感方式来处理涉及性别的罪行。这就使问题更加复杂。

返回者的安全

17. 为了向返回者创造安全条件必须要有专业化的多族裔警察部队。这一年中一直缺少足够的警察来处理针对少数族裔返回者的暴力事件。这是国内许多地区返回工作的一大障碍。在斯托拉茨(波斯尼亚克族人管理)境内,1998 年发生了超过 70 起与返回者有关的暴力事件,波黑特派团于 1998 年 12 月对斯托拉茨的警察进行了一次彻底的审查。地方警察局的每一警员自 1999 年 2 月起接受为期 3 个月的查看,而得到密切监测。波黑特派团的结论是斯托拉茨并没有能够运作的警察部队。虽然查看期间采取了一些积极步骤,但重大问题仍然存在。斯托拉茨和第 7 个县其他地点的警察远未能达成专业和有效的标准。1999 年间全国各地都发生了对少数族裔返回者的攻击,往往引起由占多数的人口,其中许多本身也是流离失所的人所组织的“自发”的抗议。

18. 1999 年 5 月,科托尔城(斯普斯卡共和国)发生了一起阻止少数族裔人返回的严重事件,约有 30 个波斯尼亚人家庭受到阻挠而不得返回 Vccici 村。5 月 20 日,科托尔城市议会一致通过一项决议,反对波斯尼亚人返回市区,次日一个有组织的塞族人集团在公路上设置障碍,禁止流离失所的人返回家园。当地警察没有作出适当的反应。

19. 德尔瓦尔市(联邦,波斯尼亚克族人管理)的返回工作也继续存在问题,当地约有 4 000 人,主要是塞族人业已返回。7 月间据报一名塞族男子对一名克族妇女进行性骚扰导致克族人民“自发”的抗议,要求停止向该区域返回。接着发生了一系列对塞族返回者的攻击。由于这种可能恶化的安全环境,国际稳定部队增加了在该地区的驻军。当地警察一直未采取任何行动来保护德尔瓦尔的返回者。

人身不受侵犯的权利

20. 国际警察工作队一直不停地收到关于警察暴力事件的指控。特别严重的一起事件是波黑特派团 1999 年 1 月报告的有关 1998 年 8 月 Srean Knezevic 谋杀案件,经查出普斯卡共和国警员非法拘留 14 名嫌疑犯和证人,对他们施加酷刑和虐待长达 10 天。若干嫌疑犯被胁迫认罪招供,随后并用做证据来判刑。被控谋杀的 6 名被告审判后都得到无罪的判决。经波黑特派团要求,斯普斯卡共和国当局对这一案件中有关斯普斯卡共和国警员施加酷刑和其他不正当行为的指控进行了调查。案件所设若干名警员随后被撤职,并由国际警察工作队取消其资格。

在被迫卖淫和人口贩卖方面的管制

21. 1999 年夏季,两个实体的地方警察对一些有进行卖淫活动嫌疑的咖啡厅和夜总会进行了突击检查。检查结果,有许多妇女,多数是非波斯尼亚族人,被拘留和起诉。例如,在中波斯尼亚县(联邦),1999 年 7 月进行两次突击检查,超过 30 名妇女,包括一名未成年人被拘捕,其中一些被起诉和被判监禁。其中一些随后被驱逐出县境。波斯尼亚法律规定经营妓院是非法的,因此警察有权检查和调查嫌疑处所。

22. 警察和司法机关对这些案件的反应所引起的主要人权关切事项是当地警察的重点似乎只在妇女表面上的一些违规行为,而非其他犯罪行为,包括针对妇女的犯罪行为、妇女在没有任何非法活动的证据的情况下受到逮捕,其中发生一些严重的程序失误(包括没有口译员),造成妇女在没有公正听询的情况下被罚款或被拘禁。此外,根据新的法规强制执行的驱逐出县境对于被驱逐妇女的人身安全以及此种决定的合法性引起严重关切。有些妇女是被贩卖到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的,许多情况下是犯罪行为的受害者,例如以奴隶式的状态进行非法拘留,强迫卖淫和攻击,包括性攻击和强奸。

司法制度和接受公平审判的权利

23. 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的一个大问题是需要对司法官员进行某种类型的

“品质管制”。法官和检察官与警察不同的是在战后从未接受过重新审核。许多合格的专业人员在战争期间离开国境,而新的司法人员的任命往往搀杂了政治因素。许多司法人员或是资格不够或是没有接受适当训练。司法制度受到贪污腐败和政治影响的污染。此外,法官和其他人员的人数也不足,部分原因是薪水低或是薪金迟迟不能支付。司法制度的基础结构仍然不足。

24. 司法制度令人关切最明显的是人权分庭最近一项有关司法任命程序,向法院起诉的机会以及歧视少数族裔等问题的判决。在 DM 诉波黑联邦的判决之中,一名波斯尼亚申诉人于 1993 年被一名克罗地亚警员从克族管理的利夫诺的房产中逐出。他在 1997 年返回利夫诺之后就一直未能获得法院判决收回他的房产。人权分庭认为,在这个只有作为统治者的克罗地亚民族主义党的成员或支持者的人才能获得任命的第 10 个县,他们的司法任命程序使得少数族裔无法在法庭提出诉案。人权分庭命令联邦立即采取步骤将申诉人的房产发还,并支付赔偿。判决中也提到公平审判问题。人权分庭认定有歧视波斯尼亚人的行为,认为申诉人接受公正听询和在法庭上获得有效补救的权利受到侵犯。

25. 另一个侵犯公平审判权的案例是起诉所谓斯普斯卡共和国兹沃尔尼克 7 人的进行中的诉讼程序。1998 年 12 月 12 日,比耶利纳县法庭对于 3 名波斯尼亚人以 1996 年 5 月初谋杀了 4 名塞族伐木者的罪名判处长期监禁。经上诉之后,斯普斯卡共和国最高法院撤消了判决,命令重审,理由是初审法庭的审理不合常规。国际观察者对于法庭的理由表示失望,因为胁迫招供和拒绝给予有效律师协助的权利以及其他违反适当程序等的证据并没有在判决中提到。

战争罪行的审判

26. 战争罪行起诉中的主要问题仍然是几乎所有的诉讼中被控告的人都与起诉当局的人有不同的族裔背景。好的是某些程序保证大都获得遵守,国际观察员对于多数诉讼的公正性感到满意。

27. 1990 年联邦有若干战争罪行的诉讼程序在进行。1 月间,Milomir Tepes 经

萨拉热窝县级法庭以危害平民人口的战争罪被起诉而判 13 年监禁。Tepes 的档案按照联系小组各国 1996 年缔结的所谓拘押规则协议送交前南斯拉夫问题国际法庭,法庭认为有足够证据将他拘留。审判监测员没有发现任何重大的违反程序现象。战争罪嫌犯 Miodrag Andric 由于缺乏证据经萨拉热窝县级法庭于 3 月 17 日被判无罪,这一案件经国际观察员认为是实体之间司法合作的一个可喜的事例。尽管萨拉热窝县级法院(联邦)进行了重审,但法院同意在斯普斯卡共和国采取某些司法程序。

人权分庭

28. 1999 年向人权分庭提出的申诉数量增加,显示了国内其他法庭未能提供有效补救措施。这一年人权分庭作了一些重大判决,尽管人权分庭的判决是最终判决,具有约束力,有关当局通常都不遵行。特别是斯普斯卡共和国没有履行这方面的义务。联邦逐步地遵行人权分庭的一些判决,许多情况下是因受到国际社会的巨大压力。

C. 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

1. 财产权

29. 两个实体的财产法均已修订,大部分情况下通过高级代表的决定作出,而且已建立保护财产权的法律框架。实施财产法的一项主要障碍是,对临时占用他人房产者所下的驱逐令没有得到执行。另有大量报导表明,市政府滥用权力作出使用社区土地的决定。这两个实体的市政府已利用权力阻止少数族裔回返,办法是剥夺想要回返的少数族裔为生活所需的农用地,或通过征用重要的文化或宗教场所。为了消除这项对回返的障碍,1999 年 5 月,高级代表作出决定,暂停这两个实体的市政府重新分派或处理社区财产的权力。

2. 就业权

30. 关于因不同理由进行歧视的报告一致在增加,十分令人感到关切。联邦监

察员根据他们在监测执行《经济、社会、文化权利国际盟约》所载权利的进展情况,提出一份关于 1998 年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联邦境内人权状况的报告(1999 年 5 月发表)。该报告的结论是,各级联邦政府没有采取任何步骤,制订关于劳工和社会权利或关于社会安全方面的必要法律。国际社会已普遍越发注意到该问题。1999 年 6 月,欧洲安全与合作组织(欧安组织)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特派团发表一份关于就业歧视的报告,其中提到各种不同类型的歧视,包括在战争期间解雇来自“另一方”的工人,以及最近因族裔、党派、性别和工会或劳工权利的活动而歧视的案件。

31. 该国具有复杂的法律框架,不利于消除这种歧视。在国家一级没有任何劳工法。在联邦经过两年多的激烈辩论,民族院 7 月间最终核准《联邦劳工法》,其中载有一项全面禁止歧视条款,规定“寻找就业者以及已被雇用者不应受到歧视,而不论其种族、肤色、性别、语言、宗教、政见或其他方面的意见、族裔或社会党派、财政状况、出身或任何其他状况、工会成员或非成员、以及生理或心理方面的残障。”该法律在生效前,仍需联邦代表院通过。1993 年以来,斯普斯卡共和国已有劳工法,并修订四次,但没有直接涉及就业歧视问题。

32. 1999 年 7 月,人权分庭作出关于就业歧视的第一项裁决,名为泽希诺维奇诉波黑和波黑联邦,创造了一个先例。分庭强调,“禁止歧视是(和平协定)的一项关键目标”,并作出裁决,认为在战争结束后仍将申请人保留在等候名单上,同时却招聘新雇员的作法,表明在与其他族裔的雇员相比,申请人遭受到差别待遇。分庭还指出,它“无法同意劳动力的组成应反映(有关社区)人口中不同族裔群体的比例,可以作为差别待遇的一项正当理由”。

3. 养恤金权利

33. 领取养恤金者在收到养恤金并靠其生存方面遇到重大困难。据欧安组织 1999 年 3 月发表的一份报告,目前养恤金制度中没有任何一个方面不存在问题,从分部办公室对少数族裔采取歧视待遇的程度,到指导该制度发展的立法不足等。仍

然难以查阅各种文件,尤其是在各实体之间难以进行。联邦与斯普斯卡共和国的资金管理人员之间关系不佳,产生了一些对回返者不利的决定,因为他们担心,有人会利用这种不好的关系非法登记两份养恤金。

4. 残障人的权利

34. 令人感到十分关切的是,当局仍然没有充分处理那些残障人的权利问题。残障人平等机会联盟成立于 1999 年 8 月,由 20 个地方协会和若干国际机构组成,其目的特别是要提高人们的认识,并努力改善残障人在公共场所的便利,以及获得就业和培训的机会。虽然这些问题影响所有残障人,《关于战争中平民受害者及其家属的基本保护和儿童保护的法律》(联邦)尤其令人感到关切。该法律提供各种机制,计算那些因战争致残者的利益,但令人感到关切的是,这种计算方法可能减少预算,使得因其他缘故致残者的支助大量减少。

5. 宗教自由

35. 6 月 11 日,人权分庭作出关于在波黑的伊斯兰社区诉斯普斯卡共和国案件的裁决。该案件的实质是,向斯普斯卡共和国当局提出一系列请求,要求重建遭战争破坏的 15 个清真寺中的 7 个。迄今为止,这些要求或是被忽视,或是被否决。此外,斯普斯卡共和国当局已消除伊斯兰社区房产的所有痕迹,在一些情况中甚至将相关场地铺平。分庭裁决指出,斯普斯卡共和国当局或是积极参与对穆斯林自由信仰宗教进行歧视,或是消极容忍这种歧视做法。分庭还作出裁决,认为拒绝允许重建这些清真寺是违反财产权。分庭命令斯普斯卡共和国不要在被破坏的清真寺原址上修建任何建筑或物体,并批准重建 15 个清真寺中 7 个的必要许可证。然而,截至编写本报告时,斯普斯卡共和国当局尚未遵行分庭的命令。

6. 教育权

36. 教育制度中存在若干问题,包括缺少物资、残障学生缺乏入学机会,以及在高级教育职位中缺少妇女等。然而,最严重和普遍的问题涉及如何根据种族界线

有效划分教育制度。为解决这些问题,国际代表正支持采取一些主动行动,如从教科书中取消冒犯一个或更多族裔群体的材料,同时努力确保(a) 所有教科书在现代化的教学课程中达到欧洲标准;(b) 对教师进行人权教育,迄今为止,通过该办法已培训超过 1500 名教师和教师培训人员;和(c) 制订在教室中综合采用的教材。然而,各方面的主管当局均阻碍该进程。

7. 性别

37. 虽然大部分公民的经济状况严峻,妇女在实现经济权利方面遇到特别多的障碍,尤其在就业和获得信贷方面,而且还面临歧视和私有化的各种作法。这会在许多方面产生严重后果,而且也是“贩运妇女”的主要原因。对妇女的偏见及其附属的地位,尤其在经济机会方面,使得妇女更有可能被贩运,被迫进行受剥削的劳动,包括卖淫。

D. 结论和建议

38. 特别报告员不得不作出的结论是,自一年前向大会提交其上一份报告以来,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境内的情况几乎没有变化。在尊重基本人权和自由以及在建立一个容忍和多族裔社会方面进展甚微。的确,科索沃的危机和北约对南斯拉夫联盟共和国采取的行动已减缓对保护人权至关重要的许多领域中的进程。

39. 尽管许多领域仍需改善,特别报告员希望强调,需要继续对警察和司法制度进行改革,因为它们对确保有效保护人权至关重要。当局必须真正表现出政治意愿,愿意在这些方面与国际组织合作,国际组织则必须重新致力于这些工作。十分重要的是,除了要达到种族方面的平衡外,也需要达到性别方面的平衡,尤其是在执法机构。在警察工作的所有领域中进行的培训,仍然是必不可少的,尤其是人权方面的培训。

40. 必须阻止经济和社会权利领域中的歧视性做法,因为这些做法严重影响少数族裔的回返。必须立即实施联邦监察员和人权委员会(监察员和人权分庭)有关

歧视问题的决定及建议。在两个实体以及在国家一级必须实施一个禁止就业歧视的法律框架。特别报告员希望对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的当局以及对国际社会强调指出,经济及社会权利与公民及政治权利应得到同样重视。

41. 国际社会将继续在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境内发挥决定作用,因为该国及其两个实体仍然无法很好地运作。然而,所有努力均需确保国家有责任保护人权。该国必须履行其责任。特别报告员极力建议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开始履行其对联合国人权条约组织所负的汇报义务。

42. 派驻在该国的国际代表必须更好地协作,因为各组织之间仍然进行过多的重复工作。国家和准国家的人权机制也需要更好协作。该国的制度仍然过于复杂,应加以简化,并使之更为有效。

四、 克罗地亚共和国

43. 特别报告员自 1999 年 7 月 25 日至 8 月 4 日对克罗地亚共和国进行第三次考察。他首先到奥帕蒂亚,向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办事处举行的暑期班法律学生作一次关于前南斯拉夫境内人权状况的讲座。特别报告员还走访了克罗地亚西部的伊斯特里亚和里耶卡,克罗地亚中部和南部的克宁和斯普利特以及萨格勒布。在访问期间,他会见了政府官员、记者、国际代表和非政府组织的成员。

A. 人身安全

44. 安全问题仍然是特别报告员主要关切的问题,包括人们所返回目的地的状况。在多瑙河区域(斯洛文尼亚东部)的 Berak,最近发生一系列种族原因引起的暴力事件,对属于少数族裔的塞族人采取恫吓、威胁和放火等越发严重的做法。1999 年 8 月初,一名塞族人被殴打致死,一些村民将该事件说成是以私刑方式杀害此人。警察逮捕一名嫌犯,但证人声称这次谋杀是由一群暴徒进行。自 1998 年 11 月以来,Berak 及其附近的村庄一直是几起具有政治动机事件的中心,这些事件破坏了许多瑙河区域和解和信任的进程。5 月份,形势进一步恶化,因为克族回返者因失踪人

士问题进行的示威活动,最后变成对当地塞族居民的进攻。国际监测人员指责当地的克族人市长组织一次恫吓活动,在该活动中,压力集团在塞族人拥有的房屋前院竖立十字架并点燃蜡烛。

45. 在克罗地亚中部和南部,安全状况基本上平静,不过在彼得里尼亚、克罗地亚的科斯塔伊尼察、卡尔洛瓦茨,尤其是在 Kistanje,种族原因引起的事件略有上升,在这些地方,据说塞族居民与来自科索沃的克族定居者之间的紧张关系正在加剧。

46. 1999 年 7 月 28 日,特别报告员在克宁附近,看到当局试图对一名来自图兹拉的波斯尼亚克族的非法占用房屋者执行法院的驱逐令,但未成功。尽管当局承诺他们将竭尽全力实施这项法院的命令,该案件或类似案件均未获得任何进展。特别报告员感到十分关切的是,克罗地亚权利党威胁说,它将组成干预队,必要时通过暴力防止驱逐在克宁地区非法占用塞族人拥有的房地产的波斯尼亚克族难民。令人无法接受的是,一个在议会中具有代表席位的政党竟然威胁使用暴力防止实施法院的裁决。

47. 除了许多未决的房地产问题外,克罗地亚回返地区紧张局势加剧的主要原因是,政府在 1997 年 10 月制定一项关于建立信任的方案,由一个全国委员会监督,但该方案一直效果不佳,最需要具体方案的地方一级却缺乏这种方案。

B. 与回返有关的问题

48. 虽然特别报告员赞赏政府决定在 1999 年根据分担原则接受数千名科索沃难民,他仍以失望的心情报告说,政府在保护回返者返回原籍地的权利方面没有多少实质性的改善,塞族人回返人数很少,而且申请公民资格的审理速度很慢,这都令人感到关切,尤其考虑到 1999 年冬季将举行议会选举的情况。考虑到执政党对给予“移民社群”(居住在海外的克族人)公民资格和投票权所表现出的关注,特别报告员特别强调,不论种族渊源如何,所有那些有资格获得克罗地亚公民资格者、尤其是难民有权及时申请公民资格,以便使他们能参与即将举行的克罗地亚选举。

49. 国内流离失所者和难民回返统计数据复杂难懂,因为所公布的回返者人数包括已回返到克罗地亚但未能要回他们的房地产的人。国际组织报告说,有 39 812 名克族人从克罗地亚其他地区返回到多瑙河区域,同时有 27 353 名塞族人从多瑙河区域返回到该国其他地区的家园,估计有 250 000 名在冲突期间逃离家园的塞族人中,有 33 001 名已从南斯拉夫联盟共和国、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以及其他国家返回。虽然 1998 年 6 月通过为驱逐出境者、难民和流离失所者的回返和安置方案(以下简称为“回返方案”),绝大部分回返均没有在克罗地亚流离失所者和难民事务局(难民局)和联合国难民事务高级专员办事处(难民专员办事处)的积极协助下进行。难民局已与难民专员办事处及其执行伙伴合作,便利“前往察看的访问”,使得可能的回返者能先了解情况而作出关于回返的决定,并获得个人证件。然而,经过协助的回返比例很少的现象表明协助回返机制存在问题。具体来说,内政部在核查申请者公民资格方面的工作速度缓慢,而且当回返者的住房被占用或严重损坏时,他们没有得到协助。非政府组织报告说,由于存在关于政府没有实施回返方案,推迟发放社会福利、敌视的态度、地雷以及在原属联合国地段的经济前景不佳等报导和谣言,许多可能的回返者被劝阻不要回他们的原籍地。

50. 克罗地亚政府较为成功地促进克族国内流离失所者返回到多瑙河区域,但同时该区域各族裔之间仍然难以进行合作,而且塞族人包括流离失所者和定居的居民还被直接或间接地驱赶出家园。与塞族人返回的其他地区相比,多瑙河区域仍存在住房争端,有时发生肢体威胁的事件。大部分克族回返者与其他回返者一样面临相同的客观问题,即他们的房产被指派给他人使用。然而,非政府组织和国际监测员报告说,克族回返者较为成功地“说服”他们房产的占用者离开,无论是通过诉讼或直接的恫吓。

51. 关于回返方案,特别报告员指出,政府无视最近提议的修正案,仍然没有履行修正某些歧视性立法的承诺,如《被驱逐出境者和难民的地位法》、《国家特别关注的领域法》以及《重建法》。这三项法律给予克族人较好的利益。

52. 政府已不再努力解决因战争期间占用权解体造成的广泛问题。占用权是前南斯拉夫的一种居民房产的所有权形式。特别报告员在人权委员会更新其上份报告时表示,欢迎政府决定由住房委员会登记根据占用有权归还房产的请求。住房委员会是地方政府中负责管理回返方案中涉及房产问题的机构。在多瑙河区域,一些公民已根据他们原先的占用权重新获得房产。然而,特别报告员仍然等待这方面取得进一步进展。

53. 关于回返方案执行缓慢的问题,特别报告员仍然发现,似乎中央和地方当局(政府回返问题委员会和地方的住房委员会)缺乏意愿。试图忠实地执行回返方案的很少一些住房委员会所作的努力受到政府委员会的阻挠,政府委员会或是不理会关于替代住处的有关请求,或是没有受理各种表格。政府报告说,截至 1999 年 7 月 14 日,在已提出的 6 613 份关于收回房产的诉讼要求中,已处理 22%。应当指出的是,政府在提供替代住处方面面临经济困难。然而,政府未能积极寻求解决涉及塞族人回返的问题,包括一些住房委员会(如在克宁的住房委员会)没有彻底登记现有的替代住处,这使得特别报告员怀疑政府关于财政困难是未能很好执行回返方案的主要原因的声称。特别报告员希望,地方住房委员会由难民局协调的行政改组,将改进住房委员会和中央政府委员会的工作。

54. 尽管政府重建受战争破坏的住房和基础设施方面的工作令人印象深刻,特别报告员指出,重建工作仍然是根据族裔加以优先安排。例如,在克宁市 Lisane Ostrovicke,有一个克族人村庄已得到重建,而有两个塞族人的村庄尚未重建。在政府关于本科瓦茨市重建计划所包括的 26 个村庄中,有 20 个村庄的居民几乎完全是克族人。在 6 个有不同族裔居住的村庄中,只有克族人拥有的住房预定得到重建。

C. 司法

55. 特别报告员认为司法部门职位继续空缺的现象令人惊异。司法部门几乎所有的分支机构均有空缺职位:例如,最高法院和行政法院是保护人权至关重要的两个司法部门的分支机构。但截至 1998 年 10 月,分别有超过 30%和 35%的空缺

率。从 1998 年 5 月至 1999 年 4 月期间,科雷尼察和乌德比那民事法庭均没有法官,而下拉帕茨民事法庭自 1995 年以来一直没有法官。值得称赞的是,政府已作出一项临时安排,由法官定期巡回各法庭,虽然这种办法将不会解决大量积压案件的问题。这些社区所有其他法庭均在运作中,这种状况使得政府能够在发生犯罪和轻罪时作出司法判决,但使得公民仍然无法解决他们的民事争端,如那些涉及住房的争端,的确阻碍了返回方案中涉及房产部分的执行。

D. 劳工权

56. 特别报告员欢迎宪法法院裁决推翻萨格勒布市关于禁止在该市主要广场进行示威的法令。他希望,尽管克罗地亚存在各种经济困难,工人的结社、集会和言论方面的自由能进一步得到保护。

57. 特别代表对于许多克罗地亚工人没有能够及时甚至没有得到工资的情况表示关切。工会估计,超过 10 万名工人受到该问题的影响。在一些情况中,当有关公司属于国营时,职工的工作得不到工资报酬,或者得不到养恤金或保健计划的付款。工人没有有效的办法确保他们能得到工资,因为当他们在没有收到工资进行罢工时,无法得到法律保护,而且法律的补偿措施也是不起作用,因为司法效力不佳,而且雇主能够在审讯期间宣布破产,以回避履行给予职工充分报酬的义务,而不管审判的结果如何。

58. 特别报告员对于继续有骚扰工会代表的报告感到关切,包括发生一起严重殴打代表的事件。他希望执法和司法官员充分调查和解决这些案件。

E. 言论自由

59. 特别代表仍然十分关切政府对电子媒体部门的监控,以及在经济和法律方面对新闻自由间接施加的压力。涉及媒体和新闻的立法仍然不足以解决观察员所关切的主要问题。这些问题可以归纳为:需要修订法律,使克罗地亚电台和电视台转变成一个公共服务广播单位;另外,需要消除发展私营广播部门的障碍,其中可包

括将克罗地亚电台和电视台的一个频道改为私营。

60. 特别报告员谴责利用具有诽谤性的立法压制媒体和记者。公众人物因所谓“心理上的痛苦”提出的诉讼几乎使得几家独立的杂志财务破产。同时,国家特工人员被指控非法监听记者和公众人物的丑闻已演变成一场诉讼,由一家私营杂志起诉内政部。

61. 众所周知,有一家名为《Nacional》的独立周刊对政府采取批评立场,它的经历可以表明上述诉讼会对报纸和出版人生存造成的财政影响。在对《Nacional》提出的 78 项诉讼中,大部分是由政府高级官员或政党领袖提出,而且要求很高的赔偿。一名具有政治关系的退休天主教神父,Ante Bakovic,是上述对《Nacional》提出诉讼中最后一位。Bakovic 先生因“心理上的痛苦”获赔 20 万库纳(28 570 美元),迫使出版人宣布破产并停止印刷。《Feral Tribune》是经常批评政府的一份独立的周报,它受到最多的诉讼。根据该报所述,因“心理上的痛苦”索赔的款额总数已达 14 046 000 库纳(约 2 006 570 美元)。因此《Feral Tribune》正面临破产的边缘。

62. 在这种情况下,特别报告员希望强调媒体能在即将举行的选举中发挥作用,确保民众获得完整和公平信息的权利。他忆及,欧安组织选举观察团的结论是,1997 年 6 月 15 日的总统选举或许可以说是自由选举,但却不公正,而且没有达到最基本的民主标准,因为国营媒体,尤其是电视台对执政党表现出偏袒。

F. 失踪人士

63. 1999 年 8 月,共有 1 703 人被正式列为自 1991 年以来失踪或被拘留,政府仍在寻找这些人。其中 1 467 人为克族人,其余为塞族人、匈牙利人、波族人、俄罗斯人、乌克兰人、阿尔巴尼亚人以及其他国家的人。据失踪者和被拘留者政府委员会向人权专员办事处提供的资料所述,自 1995 年 9 月开始挖掘工作以来,从克罗地亚境内单人坟坑和多人乱葬坟坑共挖掘出 2 990 具尸体,其中 2 351 具得到辨认。1999 年,共有 11 处多人乱葬坟坑和单人坟坑被打开,其中 9 处在多瑙河地区。

另外,今年共辨认 168 个人的身份,包括从多瑙河地区坟坑中挖掘出的 154 个人。

64. 从 3 月 23 日至 26 日,在失踪人员国际委员会的主持下,克罗地亚、南联盟以及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的政府高级代表在阿姆斯特丹举行会议,试图加快解决涉及在 1991 年至 1995 年冲突期间前南斯拉夫境内的那些失踪者问题。这是一项复杂问题,并具有政治敏感性。克罗地亚在会上单方面同意制定一项行动计划,该计划的执行将有助于澄清在 1995 年克罗地亚军方的“闪光”和“风暴”行动中那些失踪人士的命运。值得注意的是,克罗地亚还同意立即采取行动,执行其余的行政和法律措施,确保通过与前联合国东斯拉沃尼亚、巴拉尼亚和西锡尔米乌姆过渡时期行政当局(东斯过渡当局)在 1998 年 1 月达成的一项协定所设立的小组委员会能有效运作。在双边一级,克罗地亚与南联盟重新作出承诺,定期举行会议,并加强它们各自所设失踪人员委员会之间的合作。然而,截至 1999 年 8 月,尽管国际代表的敦促,尚未举行任何后续会议。

65. 今年,在政府委员会与南联盟人道主义问题和失踪人员委员会(下文简称为“南联盟委员会”)之间举行的会议上,据报南联盟委员会几乎不愿意交换能有助于寻找在战争中那些失踪人士的资料,也不愿意满足克罗地亚政府委员会索取南联盟境内所埋 300 多个身份不明者证件的要求。据称,其中许多人是于 1991 年在多瑙河地区的武科瓦尔及其他地区被强行带走。克罗地亚与南联盟的失踪人员委员会之间何时举行下次会议,有赖于南联盟委员会是否愿意依照《关于合作寻找失踪人员的协定》(《格拉尼奇与米卢蒂诺维奇的协定》,代顿,1995 年 11 月 17 日)和《国家委员会之间的合作议定书》(《格鲁伊奇与托多罗维奇的协定》,萨格勒布,1996 年 4 月 16 日)的规定,在寻找那些下落不明者的方面恢复合作。

G. 性别问题

66. 特别报告员对于国家男女平等委员会于 1999 年 6 月和欧洲委员会合作举办家庭暴力问题讨论会的行动表示称赞。该委员会和其他有关国家机构还宣布支持非政府组织关于修改立法允许公共检察官起诉家庭暴力罪行的建议。还将通

过议会实施改革的努力。根据经济能力,非政府组织还将和有关国家当局联合提出其他打击家庭暴力的战略。

67. 特别报告员重申妇女平等地参加国家公共生活、政治和经济生活的重要性。扩大妇女在政治和决策机构中的代表性将有助于认明妇女的关切和需要,使她们的利益和权利得到代表和维护。关于政党候选人名单实行配额的问题已经提出,正在参照即将进行的选举情况进行讨论。各个争取促进和维护妇女权利的非政府组织倡议建立一个特设选前联盟,通过其选举纲要,采取措施教育和提高妇女对代表和促进妇女利益的各党派候选人的认识。

H. 战争罪审理

68. 国内法庭对战争罪起诉的问题仍然是一个重大的关切问题。无故拖延诉讼程序、对审理公正性的怀疑,以及新的检控缺乏透明度等情况都使塞族人更加相信政府只因他们的族裔而对他们进行迫害。特别代表感到关切的是,在多瑙河地区新近因战争罪受到起诉或逮捕的事件会导致塞族不安全感的加深,使他们更加紧逃离这一地区。

69. 1999年5月27日,Osijek 县法院结束了对 Sodolovci 村五人对平民犯下战争罪一案的重审(见 E/CN.4/1999/42,第 49-51 段)。法院除将对 Goran Vusurovic 的判决改为 8 年监禁之外,确认了以前的判决(过去受到缺席宣判);余下的四人都被判处 10 年以上的刑期。

70. 人权专员办事处一直密切注意这一案件,并自始至终对诉讼过程进行监测。特别报告员希望表示,他感到关切的是,审理没有达到国际的公平审判标准,特别是有关举证责任和举证的标准等问题。无罪推定原则是获得公正审判权利的基本内容,是人权的根本,它意味着不能推定有罪,举证的责任落在检方一方。至于 Sodolovci 集团,在整个起诉过程中,检方自始至终没有举出足以支持战争罪的可信证据,也没有证明被告被指控和定罪的罪名是无可置疑的。公共官员关于本案发言所产生的影响更增加了人们的疑团,一些观察家认为这些发言本身正是为了影响法

院的判决。

71. 在克罗地亚,特别是在多瑙河地区,塞族人密切地注视这一案件。审理的结果被看作是向塞族人传达关于获得公平审判前景的明确信息,同时也能对塞族人从前南斯拉夫共和国和波黑的返回产生进一步的威慑。

72. 至于在特别报告员以往几个报告中所讨论的 **Milos Horvat** 案件(见 E/CN.4/ 1999/42,第 52 段),最高法院于 1998 年 12 月 16 日宣布了确认 1997 年种族灭绝罪判决的决定。然而特别报告员对最高法院迟至 1999 年 6 月 30 日方才公布书面决定一事表示关切。

73. **Zabreb** 县法院于 5 月 31 日结束了对通称为 **Pakracka Polijana** 集团的一批前克罗地亚预备警察的审理。被告被控于 1991 年骚扰数名塞尔维亚族裔人并杀害了其中一人。1996 年,被告之一在接受联邦论坛周刊访问时承认他和其他预备警察一起共杀害了 72 个塞族人。审理驳回了对四名被告的指控,据称因缺乏证据,以及法院认为证人的证词相互矛盾。余下两人中的一人因敲诈勒索罪被判处 20 个月刑期。第六人因进行非法拘捕和剥夺他人的自由和人权的罪名被判一年的监禁。鉴于人权专员办事处监测审理的工作人员曾报告说,一些证人显然十分恐惧,在证人席上声称对案件的关键事实已经遗忘殆尽,特别报告员对这些诉讼中的行为表示极大的关切。当时在场的还有许多身着黑衣的被告支持者。人权专员办事处的工作人员有一次看见那些支持者在审判休息时围攻一名证人。

74. 克罗地亚当局和前南斯拉夫问题国际法庭(前南问题国际法庭)之间的合作水平是特别报告员的一个主要关切。特别报告员在前往克罗地亚出差时被告知有关首席检察官访问克罗地亚的问题。首席检察官指责克罗地亚当局在两个关键问题上拖延采取行动:第一,国际法庭关于对克罗地亚军队 1995 年所犯战争罪的调查提供协助的要求,第二,将两名被国际法庭以战争罪起诉的波斯尼亚克族人在同案犯因其他罪名在克罗地亚服刑期满前移送国际法庭关押的行动,这两人名为 **Vinko Martinovic** (又名 **Stela**)和 **Mladen Naletilic(Tula)**。在撰写本报告时,前南问题

国际法庭正在考虑就此一事项向安全理事会提出报告的可能性。

I. 结论和建议

75. 该国政府应就解决取消居住权的战时法及其令人生疑的实施问题最终作出决定。在这方面,特别报告员强调,政府必须协助交还因战时立法和非法抢占而失去的财产,他还建议政府继续加强和欧安组织以及难民专员办事处的合作,以便增进返回方案的有效性。观察住房委员会诉讼的国际监测人员应获得使用档案和参加会议的充分权利,住房委员会应认真执行指导方针,这意味着应尽快处理所有的申请。

76. 特别报告员提醒政府说,独立而有效的司法对鼓励法治是必不可少的。此外,他还建议所有的法官和检察官接受培训,学习国内法和经克罗地亚共和国批准的国际人权文件的关系。

77. 特别报告员理解政府在重整例如旅游业等各个企业的工作中所面临的艰巨挑战,但同时指出,必须给予雇员获得工资的保证,或者获得可以领回工资的有效法律补偿办法。

78. 关于 1949 年 8 月 12 日《日内瓦公约》的各项规定,特别是关于家庭成员有权了解其亲人命运的一般原则,以及政府的建立信任方案,特别报告员吁请政府继续积极解决克罗地亚失踪人员的问题,特别是澄清在 1995 年“闪光”和“风暴”军事行动之前、期间和之后失踪的数以百计的克罗地亚塞族人的命运。迅速解决这些案件不仅对于寻找亲人下落的人具有重大意义,而且对于重新建立信任也是如此。

79. 解决失踪人员案件的主要责任在于政府机构,例如被拘留者和失踪者委员会及其多瑙河地区小组委员会,这些机构须有效开展工作。在这方面,特别报告员认为目前提名塞族人参加政府委员会和小组委员会对寻找战争中失踪者工作会有有价值的贡献。

80. 此外,作为鼓舞多瑙河地区族裔间信任的方法,特别报告员同意国际代表

的意见,认为自 1999 年 1 月以来出缺的内务部助理部长的职务可以由一名塞族人担任,在 3 名塞族警察署指挥员被解雇后,地方警察部队也应维持商定的族裔均势。

81. 特别报告员对执政党支配克罗地亚的媒体的局面再次表示关切,他敦促政府采取必要措施确保公共广播事业履行符合公共利益的任务规定,并应完全独立于政治或金融利益之外。关于破坏名誉的诉讼案件,应适当重视民主社会中自由政治辩论的重要性,以下事实也应予以重视:必须期望公众人物比普通人更能容忍批评。

82. 特别报告员对于国家男女平等问题委员会关于修改立法的倡议表示称赞,并支持其促进将性别问题纳入国家公共日程的努力,即,组织促进妇女权利和利益的会议、在大学中发起性别问题的研究以及通过和联合国各有关专门机构进行合作将性别问题纳入社会的各个方面。

83. 特别报告员鼓励国家男女平等问题委员会、有关的国家机构和非政府组织与人权专员办事处进行合作,将性别观点纳入最近倡议的技术合作项目中,该项目的宗旨是将性别问题纳入社会结构的主流,教育和训练特定的专业人员群体,并提高公众对于与性别有关的问题的认识。

84. 特别报告员愿再次强调,所有战争罪都应根据国际标准进行调查和审理,必须将战争罪犯绳之以法。然而,无故地拖延诉讼、对审判公平性的怀疑,以及新的起诉缺乏透明度等状况加深了塞族人认为政府因族裔原因迫害他们的看法。这些既无助于达到和解的目标,也无助于战争罪问责制的建立。也可以认为它对塞族难民返回克罗地亚共和国造成重大的威慑。

85. 最后,特别报告员重申他先前的建议,即未来关于战争罪的调查和审理应在国家监测人员参加下进行,以确保透明度,使塞族人相信战争罪的起诉高于胜利者的正义。

五、南斯拉夫联盟共和国

86. 本报告主要涉及 1999 年 3 月中旬至 1999 年 8 月中旬这段时期,包括北约

自 3 月 24 日开始对南联盟进行空袭至 1999 年 6 月 9 日签署军事协定这一阶段及随后的事态发展。特别报告员自 1999 年 4 月向人权委员会提交最近那份报告以来又与人权专员办事处工作人员一起三次前往该国察访:(a) 1999 年 4 月 26 日至 30 日前往黑山,包括桑扎克部分地方;(b) 1999 年 6 月 8 日至 12 日前往伏伊伏丁那省和塞尔维亚中部;和(c) 1999 年 7 月 7 日至 12 日察访整个科索沃。1999 年 4 月,特别报告员专程前往南斯拉夫马其顿共和国,通过人权专员办事处科索沃紧急行动的工作调查科索沃难民状况。

A. 资料来源

87. 特别报告员根据战时、军事协定签署后以及驻科索沃国际安全部队(驻科部队)抵达和联合国科索沃特派团成立后不久得到的第一手观察资料编写本报告。他直接经历了空袭:北约对波德戈里察进行的整个战争期间最为猛烈的空袭严重干扰了特别报告员在那里的会见活动。他长时间走访了塞尔维亚和黑山境内来自科索沃的塞尔维亚、吉卜赛和阿尔巴尼亚国内流离失所者和在前南斯拉夫马其顿共和国境内的科索沃阿尔巴尼亚族难民。他与非政府组织的代表、政治、文化和宗教领导人以及独立的媒体代表举行了会谈。特别报告员还察访了在军事行动中平民死亡的住所。他会见的官员包括南联盟外交部长、黑山共和国总统和秘书长特别代表。特别报告员对南联盟的几次察访得到了人权专员办事处的支助,该办事处战时仍继续留在南联盟活动,并发起一个科索沃紧急行动以监测和报告科索沃阿尔巴尼亚族难民和国内流离失所者的状况。

B. 与南联盟的关系

88. 特别报告员自上任以来在访问南联盟时与联盟外交部合作良好。外交部本身在一次空袭中受损,在困难环境中工作的该部官员为特别报告员 6 月份的察访提供了支助。不过,特别报告员极为关切地指出,尽管过去合作良好,但在本报告所述期间发生了以下事件,妨碍了特别报告员的任务:(a) 联盟和塞尔维亚警察不准进

出在贝尔格莱德的人权专员办事处这一外交使团;(b) 南联盟当局扣压了人权专员办事处在贝尔格莱德的所有三辆车,截至编写本报告时仅送还一辆;和(c) 联盟和共和国警方一再违反关于人权专员办事处地位的协定及其赋予的特权和豁免。特别报告员同样严重关切地回顾到,他在战时第一次察访南联盟时,南斯拉夫第二陆军部下的预备役军人用武力搜寻和扣压人权专员办事处特派团团长的车辆、并将正前往会见特别报告员的特派团主要法律顾问拘留近三小时且一再以暴力相威胁,从而危及此次察访。

89. 特别报告员尤其感谢黑山共和国政府、特别是总统办公厅和内务部为他及随行的人权专员办事处工作人员的旅行方便,支持特别报告员的使命,尤其是保障人权专员办事处的人身和财产安全所作的特殊努力。特别报告员并表示感谢黑山保护少数民族权利部对其工作的不断支持。

C. 一般性意见

90. 由科索沃危机引发、并因南联盟各地完全未能尊重或保护人权而致的人与物两方面悲剧的程度仍在评估中。但从人权领域的成就这一方面看,难以评估为时 78 天的战争有何成果。

91. 这一悲剧所涉范围是如此之广:大批驱逐和种族清洗数十万科索沃阿尔巴尼亚人;无数平民被杀,继续在科索沃发现千人冢,因而还无从确定被杀人数;几千名科索沃阿尔巴尼亚人被捕和被任意拘留,目前被关押在塞尔维亚的监狱中;有计划地毁坏整个村庄、居民区、生计手段以及特定的私人房屋;以强奸作为一种恐怖手段;使用地雷和贫化铀弹药;对平民的“附带损害”,尤其是集束炸弹造成的损害;强制调用;毁坏交通、通讯民用基础设施和公用事业设施;大规模失业和贫困化;压制包括言论自由在内的公民自由;蓄意杀害记者;军事管制;蓄意毁坏宗教和文化古迹;几百人被谋害和劫持;对近 20 万来自科索沃的非阿尔巴尼亚裔人进行种族清洗。自 3 月 24 日以来已有几千人死亡,包括人权拥护者、社区积极分子和宗教领袖,特别报告员本人多次见到的三名积极分子被害,他们是:律师 Bajram Kelmendi、编辑

Slavko Curuvija 和学者兼政治领导人 Fehmi Agani。

92. 特别报告员于 3 月中旬结束对南联盟的第五次察访。他察访而得结论是 8 月中旬人权状况评估的基础。特别报告员在评估时指出,严重侵犯人权的事件大量增加,这不仅是就数量而言,而且还指侵权事件的严重程度和种类。可通过法治、民主和言论自由保护人权的那些支助性基础设施在该国大多数地区不仅未得到发展,反而有所恶化。自塞尔维亚成为南斯拉夫一个组成共和国以来,它与黑山的比关系比任何时候都紧张。由国际社会调停支持的科索沃自治影响到黑山和塞尔维亚境内各民族间的关系,尤其是在伏伊伏丁那省和桑扎克。国际社会所作的努力未能在科索沃达成一个政治协定。如果各方未能达成一项政治协定甚或是朝此方向取得最低限度进展,就无法确定最终将由何种体制提供在科索沃实现基本社会、政治权利和人权的框架。在政府与个人的互动关系这一基础层次,科索沃居民,不论其为何族裔,均不知最终将受怎样的政府管理。特别报告员和人权专员办事处于 1999 年春季进行的实地访谈表明,科索沃居民认为,涉及其日常生活的每个机构几乎都处于调查之中,现有安排、即使是与当局之间的最细微关系,都可能有所改变。当时,特别报告员对日益严重的目无法纪和混乱无序状况表示关切。

93. 8 月中旬,特别报告员指出,南联盟的人权状况仍与这些基本结论相符。

D. 伤亡

94. 截至 1999 年 3 月中旬,人权专员办事处利用公开资料和每日统计报表录证,自 1998 年 2 月以来,在科索沃已有约 1 818 人死于非命,其中包括政府资料查明为警察或军队人员、而科索沃阿尔巴尼亚族方面则确认为科索沃解放军(科军)成员。这一数字与若干独立资料来源公布的数字基本相符,略有微小误差,当时普遍接受这一数字。截至 8 月中旬,没有科索沃冲突所致伤亡的确切数字。南联盟官方消息在北约侵略南斯拉夫联盟共和国所致毁坏和损害的暂时评估中称“几千”平民死亡,其中 30%为儿童,6 000 多人受伤,其中 40%是儿童。评估提到,有 462 名南斯拉夫军人和 114 名塞尔维亚内政部人员死亡。南联盟政府发表了《北约在南斯

拉夫的罪行》,此文件证据编列了空袭造成的死亡和破坏,包括在特别报告员和(或)人权专员办事处直接观察下的地区。下文对此有更详细的讨论。但汇编没有充分论及科索沃境内的被毁程度。

95. 鉴于南联盟和塞尔维亚的行动之严重程度,并鉴于北约对科索沃的大规模持续轰炸,因此可能永远无从得知科索沃境内的确切死亡人数。特别报告员耳闻目睹了蓄意焚烧尸体以及因尸体靠近爆炸军需品而用高温焚烧的证据。科索沃每天都发现死于非命者,这一情况是如此寻常,以致驻科部队甚至不公开报告每天发现的“陈尸”,除非是在千人冢发现的。联合国科索沃特派团还没有查验尸体或记录近期死亡资料的标准程序,更没有战时死亡登记册,以致目前甚至无法估计有多少人死于科索沃境内的暴力。

1. 战争期间

(a) 当地活动情况

96. 特别报告员和人权专员办事处在战时和战后察访科索沃时亲眼看到当地局势,包括北约的不断空袭。他们在南联盟境内外与许多科索沃阿尔巴尼亚族人、塞尔维亚人以及其他难民和国内流离失所者、包括战时仍在科索沃境内的国内流离失所者进行交谈。他们与地方官员,包括科索沃境内的官员举行了会谈。特别报告员通过这些调查得出结论,科索沃境内的大多数死亡和损害都是南联盟和塞尔维亚反科索沃阿尔巴尼亚族势力在当地有计划进行的种族清洗和恐怖活动的结果。虽然科索沃有许多人害怕北约的空袭,但他们更害怕南斯拉夫军队、塞尔维亚警察、特警、国家安全部门和准军事组织的活动。前南斯拉夫问题国际法庭作出结论,它有充分证据就南联盟总统、塞尔维亚共和国总统、塞尔维亚内政部长、南斯拉夫军队总参谋长和其他官员所犯罪行进行起诉。

97. 战前,科军被指控侵犯人权,包括强迫失踪和即决处决。自战争以来,科军还被指控组织强迫失踪,曾在千人冢发现这些受害者。特别报告员在评估战争对平

民的影响时注意到,几乎完全没有关于科军战时在科索沃境内活动的资料。北约简报在说明南联盟和塞尔维亚部队的位置的同时却对科军在科索沃境内的位置一事令人瞩目地保持沉默,不提科军在那里的活动。南联盟官方消息战前积极报道据称是科索沃阿尔巴尼亚族准军事组织进行的活动,战后积极报道据称是科军犯下的罪行,但却不提科军在战争期间的活动。甚至科军自身也保持沉默:科军指挥官仍未就特别报告员索取科军所有公报的要求作出答复。特别报告员指出,为了准确分析在科索沃境内的侵犯人权状况,关于当地发生的武装冲突的资料非常重要。

98. 类似本报告这样的一份报告不足以陈述诸如歧视对待、骚扰、即决处决、强迫失踪和屠杀等侵权行为的详情、性质和规模。特别报告员不认为北约空袭导致科索沃出现大规模侵犯人权行为,但他确实认为北约空袭未能防止人道主义灾难,千百万人逃离该省便证明了这一点,而且空袭也未能制止南联盟和塞尔维亚部队有计划地进行恐怖活动,这种恐怖行动在战前几个月与武装活动在数量上有所不同,北约空袭开始后便全面、猛烈地展开。

99. 在南联盟各共和国和各省,特别报告员或人权专员办事处接触的所有人都对生存和未来表示害怕。所有访谈者,无论其族裔、政见、社会经济地位、性别或年龄为何,都叙述了他们是如何面对恐怖和不卜前途的。对平民而言,战时的南联盟领土是一个屠宰场,不同时间出现穿何种制服者便决定了有哪些人成为受害者。

(b) 法治

100. 战争首先使法治受创。战争期间,联盟司法部长提请特别报告员注意,南联盟和北约国家必须维护其作为缔约方承担的国际法律义务。在南联盟,正式宣布军管使内政部和南斯拉夫军队拥有控制大多数公民活动领域的很大权力。而且,特别报告员指出,即使是在文职当局未正式赋予军方权力的那些实质性领域,南斯拉夫军队和塞尔维亚警察也拥有或被授予实际控制权。黑山共和国不承认军管,但南斯拉夫军队在黑山境内的行径是对该共和国文职当局的挑战和威胁。联盟当局试图征用被选或经任命的官员,以此剥夺其豁免权,而军队则逮捕了塞尔维亚和黑山

境内一些拒绝应征的官员。查查克民选市长因有关战争导致社会动乱的言论便以扰乱公共秩序罪遭起诉。对刑事诉讼法所作的修订使被告人失去许多法律保护,取而代之的快速诉讼程序则为诸如没有搜查证而进行搜查、警方未经法院或公诉人要求便进行调查等行动开了绿灯。

(c) 言论自由

101. 战争也打击了言论自由和信息传播。新闻和新闻记者在这一冲突中遭受严重打击。在南联盟境内,军管的内涵之一是限制新闻宣传,它使军队可以控制公共宣传管理体系。在南联盟境外,欧洲卫星组织不允许塞尔维亚国家电视台进行卫星传播。电台和电视台被炸,塞尔维亚无线电视台贝尔格莱德总部也于 4 月 23 日被炸,16 名雇员死亡。一份独立报刊的编辑 Slavko Curuvija 被附属国营的媒体指责为叛徒,不久在贝尔格莱德遇刺。北约 5 月 7 日和 8 日间轰炸中国使馆所致的伤亡中也包括新闻记者。在塞尔维亚和黑山全境,外国和国内新闻记者被招去“询问谈话”、被拘留和监禁,并在军事法庭诉讼中被判罪。南斯拉夫军队在黑山试图以武力征用来自独立媒体的记者,共和国当局则对贝尔格莱德官方报刊《政治报》的波德戈里察分部主管进行审问。在塞尔维亚许多地方买不到报纸,也没有电台或电视节目。北约对通讯基础设施的轰炸严重毁坏了该国许多地区的电话服务。根据战时国内事务法,甚至可以安全和国防利益为由拆检私人信件和其他通讯。

(d) 空袭影响

102. 在科索沃境外,北约对伏伊伏丁那、塞尔维亚南部和贝尔格莱德等人口稠密地区的空袭尤为猛烈。本报告无法列举平民承受的所有损失,特别报告员在此提一下他和人权专员办事处察访的一些地方。在特别报告员察访期间,对 Pancevo 包括一个石化厂、一个化肥厂和一个炼油厂在内的工业设施的连续轰炸引起了令人窒息的浓烟烈火。Pancevo 存有大量汞;在 Kragujevac,生产中大量使用多氯联苯;对这两地内外工业中心、还有博尔和普里什蒂纳的破坏,以及对一些国家公园的生化

破坏一直是联合国和环境团体关切和进行生态研究的议题。若干市中心遭导弹或集束炸弹袭击。对尼什的一再轰炸不仅使该市的工业能力被毁,而且,5月7日,有15名平民死于在该市集市和中心医院爆炸的集束炸弹。4月5日,Aleksinac下城的居民楼和商业点被炸,12个平民死亡,40多人受伤。在Novi Pazar,对该市居住区中心的轰炸毁坏了25栋楼,13人死亡,35人受伤。对Surdulica和Kursumlija的持续轰炸使许多平民丧生,包括27名儿童。

103. 北约的空袭行动规则、尤其是轰炸机飞行高度问题仍引发争议。对桥梁和交通工具的袭击导致行驶在Grdelica峡谷的一列客车中的55名乘客丧生(4月12日);有一辆公共汽车在Luzani附近的一座桥上被击中,致使60人丧生(5月1日);一辆公共汽车行驶在Pec与Rozaje之间时被击中,有20人死亡(5月3/4日);5月14日,对穿行科索沃的大型车队进行空袭,在Korisa有87名国内流离失所者因此丧生;此前一个月,行经Djakovica-Prizren公路的难民队伍遭导弹袭击,75人丧生,其中包括19名儿童。Novi Sad所有三座桥梁以及为该市约一半地区提供饮用水的水管被炸毁。空袭迫使目前仍未计数的大批人前往被认为“安全”的城外地方寻找栖身之地。尤其是儿童,被送往与父母分离的其他地方,在塞尔维亚的儿童未继续本学年的学习。贝尔格莱德和Stimlje的家长们抱怨防空所的不卫生状况和不良心理环境对孩子的影响。在贝尔格莱德,父母及其子女每天平均要在防空地下室度过10小时。北约空袭油库后,当局对油料严格限制,使塞尔维亚的平民生活实际陷于停顿。编写本报告时,塞尔维亚实行定量配给供油。该国许多地方常常没水没电,仍有各种限制和短缺情况。在整个南联盟,公共事业基础设施的毁坏给冬季带来灾难性威胁。没有什麼国家表示愿向科索沃境外的战争受害者提供人道主义援助或协助防寒。

(e) 在黑山的南斯拉夫军队和预备役军人

104. 南斯拉夫军队、预备役军人和军事警察大量驻扎黑山各地,导致内部紧张局势和侵犯人权行为。4月18日,南斯拉夫预备役军人在Rozaje附近的Kaluderski

Laz 杀害 8 人,其中有一名年老妇女和一名 13 岁男孩。此事件在黑山这一地区引起恐惧,而该地区是大多数科索沃国内流离失所者行经之地,以致一些科索沃国内流离失所者和该地区许多本土穆斯林居民迁徙至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

105. 特别报告员收到若干报告,指控黑山北部或邻近地区的军事警察和预备役军人拦截民用公共汽车,将大批男子带走后才允许妇女和儿童继续前行。特别报告员走访了此类迁移的证人。5 月 15 日,在塞尔维亚和黑山,南联盟军事警察从行经于 Kosovska Mitrovica 和 Rozaje 的公共汽车上带走 102 名男子。据证人叙述,军事警察将这些人运往 Rozaje,并拿走所有财物。在 Rozaje,军事警察由预备役军人取而代之,后者在前往 Tutin 途中又由另一批新的蒙面预备役军人代之。这两组预备役军人一路上殴打乘客。证人告诉特别报告员,在 Tutin 城外,有 10 人被迫进行性行为,而其他被迫旁观。抵达 Tutin 后,乘客不得不受一帮蒙面预备役军人的拳打脚踢和棍棒之苦。随后,他们被交给民警看管,民警不允许预备役军人再接触这些乘客;这些乘客在警察局遇到另一批 56 名男子。经人权专员办事处、难民专员办事处以及黑山内政部和少数民族事务部的干预,所有 158 名男子都于第二天获释并乘坐民用公共汽车返回 Rozaje。

(f) 科索沃

106. 特别报告员听到最多的发生在科索沃的侵犯人权行为是强制驱逐。许多人叙述了被挨家挨户赶出村庄或居民区的家庭,叙述如何看到穿制服者驱赶一批批人穿街而过,如何被迫行走数日,如何害怕蒙面者或穿制服者。在前南斯拉夫马其顿共和国和阿尔巴尼亚的难民的叙述与特别报告员和人权专员办事处在战争期间接触的黑山和科索沃境内的国内流离失所者的叙述相符。不同之处是:接到离家迁移命令时所得到的准备时间;下达搬迁命令的那些人是否蒙面,搬迁家庭是否认识,是穿制服或便服;是否要求提供或销毁身份证件;家庭成员逃离时是否被杀或被拘留;是否允许乘车离开或必须步行。成群结队逃离的国内流离失所者称,在路上和检查站遇上的军队和警察掠走了他们的财物。

107. 还未将 3 月 24 日至 6 月 10 日期间科索沃各村各市发生的全部情况落实成文。随着前南问题国际法庭、人权专员办事处、难民专员办事处、欧安组织以及国内和国际非政府组织各项工作的持续进行,便能了解部分情况。特别报告员已作出特殊努力,以期从那些战时留在科索沃的人那里收集资料。如上所述,特别报告员和人权专员办事处与许多民族团体、不同政治派别、国内流离失所者、已返回居民以及留在家中的居民等多方面代表进行访谈。有些访谈对象是知识分子或中产阶级;其他人则不会读写。他们的叙述证明,约从 3 月 24 日开始、截至 4 月 10 日的这段时期是大肆烧杀抢、强制驱逐和进行恐怖活动的时期。一些城市的居民叙述了塞尔维亚安全部队与科军之间的零星交火,那时科军已进入城郊地区。北约空袭开始 10 至 15 天后,各个村庄的事态发展速度和程度有所不同。在普里什蒂纳,空袭头 10 天至 15 天后并鉴于一名警官枪击另一警官而禁止出售烈酒后,地方当局开始控制打砸抢的规模。此后大规模逮捕刑事犯罪分子。当局承认,自那以后普里什蒂纳仍有重大罪案出现,但将此归咎于“不明犯罪者”。战争期间,人权专员办事处在不同场合见证了发生在普里什蒂纳市政地区的焚烧和掠夺财产行为。影响暴力的因素之一似乎是:居民区、城市或村庄是由当地警察还是由当地征募的部队、抑或是由来自南联盟其他地方的警察和军队控制。所有的平民证词都证实,准军事部队常常与警察和军队为伍。

108. 五月中旬,科索沃一些大城市出现大批逮捕适役男子的情况。在普里什蒂纳、佩奇、贾科维察、米特罗维察、格尼拉奈、普里兹伦及周围村庄的家庭成员和证人叙述了这些逮捕情况。在许多城市,大规模逮捕后又开始进行大规模居民登记,要求居民在任何时候都随身携带警方发的登记卡。整个战争期间及战后,特别报告员和人权专员办事处一直向联盟和共和国当局了解约 2 000 名被拘留者的现况和拘留地,截至 3 月 24 日,这些被拘留者都因反国家罪而处于法院诉讼的不同阶段。5 月 19 日至 24 日期间,北约至少三次一再轰炸 Istok 的 Dubrava 法院拘留所。战争期间,北约先是袭击在贝尔格莱德市内的联盟和共和国各部,后来又采取在不

同时日对同一地点一再、持续轰炸的做法。据报道,伤亡人数随着对 Istok 法院拘留中心的如此轰炸而上升:第一次袭击中有 3 人丧生;下一次有 19 人,再下一次有 100 多人丧生。

(g) 难民

109. 南联盟是欧洲难民最多的国家,战前的保守估计是,有 50 万来自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及克罗地亚共和国的难民。战争使难民返回克罗地亚的进程减缓或完全停止,打断了难民融入南斯拉夫社会的进程,干扰了在第三国重新安置难民的工作,并妨碍了南联盟难民赖以为生的人道主义援助的正常流入。一些难民收容中心成了袭击目标。4 月初,北约轰炸了连接南联盟和克罗地亚的两座桥梁;这两座桥是连接伏伊伏丁那和克罗地亚的难民和少数族裔社区的纽带。特别报告员仍不明白,Backa Palanka-Ilok 和 Bogojevo-Erdut 桥与科索沃冲突或与南联盟军事供给线有何关系。

(h) 个别案子

110. 特别报告员密切跟踪多起独立案子的进展情况,他提到以下案子:

战时及战后,特别报告员和人权专员办事处一再向联盟、共和国和地方官员了解 Ukqim Hoti 的处境和所在之处,Hoti 已服完五年刑期,大多是在 Sremska Mitrovica,战时他被从伏伊伏丁那的监狱押解至科索沃的 Dubrava 监狱。自他按刑期理应获释的日期以来便没有关于其去向或所在的消息。

5 月 29 日,三名澳大利亚援外社工作人员一两名是国际工作人员,在克罗地亚边界被捕,另一人 Branko Jelem 在其尼什家中被捕一被贝尔格莱德军事法庭判以间谍罪。这些人道主义援助工作者原先分别被判以 12 年、4 年和 6 年徒刑,上诉后减为 8 年、1 年和 3 年。

2. 战后

111. 戒严令解除后,塞尔维亚恢复了公开的政治活动,但是在战争期间关闭的

许多独立的新闻媒介未开业。数十万人在下列城市参加了和平示威并开展请愿活动,他们要求米洛舍维奇总统下台:Leskovac、Valjevo、Kragujevac、Gornji Milanovac、Bor、Krusovac、Prokuplje、Sremska Mitrovica、Kula、Vrbas、Pančevo、Zrenjanin、Novi Sad、Vrsac、Becej、Svilajnac、尼斯、Pozega、Loznica、Pirot、Zabaij、Runa、Pozarevac、Sabac、Uzice 和贝尔格莱德。南斯拉夫后备军人在塞尔维亚南部各城市设置路障,在尼斯进行绝食,抗议他们在科索沃服役期间未领到薪水。黑山政府通过了一项纲领,建议大大削减塞尔维亚和黑山“联邦”的联邦国家权力。不过,特别报告员要在此集中报道科索沃境内和周围地区的事态发展。

112. 科索沃出现法律和秩序真空,尽管联合国科索沃临时行政当局特派团(科索沃特派团)设立了临时司法机构,但是侵犯人权的罪行几乎不受惩罚。杀戮、绑架、破坏财产、特别是放火烧屋,继续造成非阿尔巴尼亚人和“政治上有嫌疑”的科索沃阿尔巴尼亚人流离失所,反映出国际社会无法控制该领土,确保和平以及提供基本服务和治理保护。和北约在 3 月份采取干预行动以前一样,目前许多侵犯人权的罪行是非政府人员所为。难民专员办事处和南联盟消息来源都说大约有 200 000 名非阿尔巴尼亚人已经离开了科索沃。如果塞族人离开的速度继续这么快,如果没有能够回返家园,则在本报告正式发表以前,伊巴尔河以南的科索沃境内可能没有一个塞族人留下。不仅在族裔间的冲突中才发生暴力和骚扰事件,由于科军“警察”传唤阿尔巴尼亚人“提供情报谈话”,在写稿期间,在最近的死亡数字中几乎有一半是因暴力而死亡的阿尔巴尼亚人。

113. 根据驻科部队的统计数字,从 6 月 15 日至 8 月 14 日,科索沃境内有 280 人被谋杀,每周谋杀率达 30 至 40 人。最近塞族人、科索沃阿尔巴尼亚人、吉卜赛人和其他人被杀是科索沃阿尔巴尼亚准军事部队所为。在写稿时,又在格尼拉奈附近发现了一个新的埋藏了 11 具尸体的坟墓,旁边还有更多的尸体。相信其中 15 人是在 7 月 24 日被杀害的,一天前有 14 名塞族农民在 Staro Gracko 整理农田时遭到伏

击和杀害。特别报告员观察到,大多数谋杀案例似乎是根据被害者的情报职业或背景而被有计划地选定为杀害对象或群体。他们选定的目标包括大学教授、医疗人员、1991 - 1992 年被解雇的阿尔巴尼亚工人的替代工人、甚至过去的小政客或企业领导的老年配偶。普遍被指控与塞尔维亚当局“勾结”的许多吉卜赛人也被列为目标。受雇于政府或社会服务机构,或在战时强制工作规定下继续任职的阿尔巴尼亚人和吉卜赛人,因“勾结”而有充分的理由被殴打或骚扰。“异族通婚”人士也被列为骚扰和恐吓的对象。不断发生绑架案件:驻科部队在 8 月中旬就记录了 110 件。据普里什蒂纳和米特罗维察宪兵报道,除非能在数小时内找到被绑架的受害人,很可能在这些城市发现他们的死尸。

114. 其他案件是针对身为塞族人的人士,包括通过科军辅助“机构”查验他们的住房,把他们强制逐出家屋或公寓,没收塞族人拥有的所有商业财产。最近几周,攻击塞族人,特别是妇女和老人的次数和暴力规模都已增加。在 7 月底,一名老年妇女在普里什蒂纳公寓里遭到殴打和轮奸。8 月 15 日,普里什蒂纳市中心一名老年妇女在家里被人打死。由于安全情况很糟,许多塞族人,特别是脆弱的老年人几乎没有行动自由,简直是在自己家里坐牢。对于这种悲惨情况,有些时候需要在科索沃进行人道主义疏散。

115. 通过正在进行的“族裔集中程序”,阿尔巴尼亚人和非阿尔巴尼亚人正在离开多族裔村庄,迁往“纯”族裔飞地。特别是塞族人已经撤退到格尼拉奈、博尔、贾科维察和普里兹伦的东正教教堂和修道院附近地区。但是在写稿时,已经有 30 多座东正教教堂和修道院被摧毁或破坏。吉卜赛人在 6 月份集中到飞地以后,特别成为被攻击的对象,数千人已经离开或设法离开科索沃,但被挡了回来。

116. 阿尔巴尼亚族裔的境内流离失所者从科索沃以外的塞族人城市梅德韦贾、布亚诺瓦茨和普雷舍沃进入科索沃,特别是格尼拉奈,在那里他们告诉人权专员办事处,他们是被塞族警察和南斯拉夫军队赶出来而进入前南斯拉夫的马其顿共和国的。他们说阿尔巴尼亚人在这些城市拥有的财产遭到巨大破坏,阿尔巴尼亚居

民的现金和物品都被入住的部队和警察拿走,他们丧失了非军事区内的财物和土地的使用权,被军队和警察虐待,被驱离家屋,受到暴力对待。

117. 在普里什蒂纳和普里兹伦,原来由塞族人和吉卜赛人拥有的房屋被烧毁或炸毁,在几天以内便被铲平,所有遗迹都被移走。这不仅消灭了犯罪证据,并且在有可能援用财产索赔程序时,拥有者可能无法提出索赔,特别是在原址建起了新建筑。但是,科索沃特派团试图在普里兹伦采取行动,禁止非法建房。

118. 特别报告员特别提请注意穆斯林斯拉夫人,包括波斯尼亚人的处境。在战争期间,这个群体经常因所说的语言被断定为“反塞族人”而被当作把子或受到骚扰,他们在战后仍然被当作把子或受到骚扰。穆斯林斯拉夫人/波斯尼亚人一般不说阿尔巴尼亚语。在战争期间,Mitrovica 以“波斯尼亚人区”著称的一些飞地已部分被摧毁和严重破坏。自从战争结束以来,在佩奇附近已经大约有 10 名波斯尼亚人被阿尔巴尼亚人杀害,其中大多数是老人,据称有些杀手穿着科军制服。据报其中至少有一人在尸体被发现以前,被绑架并遭长期拘禁。还据报在普里兹伦和克利纳有波斯尼亚人失踪。

119. 在庫曼諾夫協議和科軍承諾中都沒有提到囚犯或被拘禁者問題。軍方積極分子未能解決這個問題所造成的人權危機,已經變成主要的政治問題。被從科索沃轉移到塞爾維亞最北部的人士的處境是其家庭成員示威的主題。塞爾維亞當局沒有直接回應人權專員辦事處或特別報告員要求提供資料的呼籲,在 6 月底公布了一個塞爾維亞全國各監獄拘禁的 2017 人名單。名單沒有具體指出被拘禁者的基本犯罪事實。名單上有些人是紅十字國際委員會(紅十字委員會)和人權專員辦事處已知在 3 月 24 日以前被拘禁的人;其他似乎是在 3 月 24 日以後被拘禁的。紅十字委員會在 7 月底根據塞爾維亞政府提供的一份名單,訪問了其中所列的 2095 名被拘禁者,200 名未列入名單但紅十字委員會在以前曾見過的被拘禁者,以及 100 名未列入名單,以前沒見過也不知道的被拘禁者。被拘禁者代表小組說,最後看到被塞爾維亞警察拘禁的人數多於名單所列的人數。據前來訪問被拘禁者的一些家庭

成员报道,由于他们的涉案亲属正在接受审查阶段,因此拒绝让他们会面。其他访问过亲属的人担心 Sremska Mitrovica 和 Pozarevac 的情况。被拘禁者代表小组要求释放被拘禁者,或至少把他们转移到科索沃,由科索沃特派团看管。

120. 在承诺案文中没有注意到囚犯和被拘禁者,很可能会使逮捕犯人,科军和科索沃阿尔巴尼亚准军事人员维持和控制的拘禁中心继续存在的现象进一步恶化。科军指挥官在同特别报告员交谈时否认拘禁中心继续存在。但是,驻科部队在科索沃境内找到了好几个拘禁中心,包括至少在普里兹伦和格尼拉奈有两个备有酷刑工具的拘禁中心。特别报告员指出,驻科部队尚未对发现拘禁中心地区的科军指挥官提出积极检控。不仅没有找到和逮捕参与拘禁和绑架的科军“警察”和“宪兵”,而且还有可靠的报道说,驻科部队官员过去依赖并且还继续依赖科军提供的关于驻科部队应当逮捕何人的资料。驻科部队美国分队坦白告诉特别报告员,在执行任务的头几天,他们拘禁的人有明显受虐待的迹象,而这些人都是科军警察作为“战犯”交给驻科部队的。家庭成员询问有关在战争期间据报在意大利区被绑架的一名黑山警官的下落,特别报告员就此提出质问时,佩奇驻科部队官员说,“没有一个警察没有犯下罪行”。特别报告员说,这种理由不仅破坏了法治和假定无罪原则,而且还危害到驻科部队和民警的权威。

121. 在写稿时,现场只有几个科索沃特派团人员正在挣扎着对当地管理机构进行有效管制,而科军则乘虚而入。与科军“地方当局”打交道的非政府组织和其他国际参与机构确认了当局未获承认的逮捕权力的合法性。目前进入未被联合国和驻科部队占领的政府建筑物和商业建筑物的科军,已经开始征税和收钱了。

E. 总结意见

122. 特别报告员在战争期间会见了来自南联盟各地的独立媒体代表、人权活动分子和独立的知识分子。他在这些场合获知,北约对南联盟的轰炸出卖和搞垮了向国外寻求灵感的民间社会。在停止轰炸的几周内,科索沃内外都希望国际社会如果不能立即在科索沃境内强行建立民间社会,至少也要尊重人权和人道主义价值,

这是声称发动战争的理由。有些人认为科索沃在驻科部队/科索沃特派团管理下会出现一种不同的国内政治模式。在评断科索沃特派团何以迄今未能建立民政管理,或驻科部队何以未能确保安全时,特别报告员要问的是,这些发动战争并草拟军事协定的国际积极分子为何迄今尚未带来和平。他指出,在写稿时,没有人主动提出政治解决倡议。美国大使克里斯托弗·希尔为寻求政治解决办法,建议为科索沃境内的行政、立法和司法机构详细拟定的各种计划,现在对曾经坐在谈判桌上的有关各方已经不起作用了。尽管没有政治协定及和平协议,但是国际社会要求联合国出面管理,并由驻科部队负责确保安全。科索沃和南联盟的平民再次为暴力和不确定性付出了代价。没有购买力,失业率高,基础设施被破坏,物价飞涨和粮食短缺,民间社会预期将要过一个严寒而困难的冬季。

F. 建议

123. 除了继续调查在战前和战争期间所犯的公然侵犯人权和违反人道主义法的罪行以外,前南问题国际法庭还应当调查在 1999 年 6 月同科军签订科索沃协定和承诺以后发生的侵犯案件。

124. 国际社会在联合国各机构领导下,应当在南联盟全国执行一项过冬方案,该国将经受另一次人道主义灾难。

125. 应当在联合国各机构领导下,继续研究北约轰炸各工业中心对公众健康造成的长期影响。同样,还应当评估使用贫化铀,特别是在科索沃使用贫化铀对公众健康和生态产生的影响。南联盟政府应当确保参与修建和重建活动的工人不会受到工地有毒物质的危害。

126. 南联盟政府应当向红十字委员会和人权专员办事处提供关于在科索沃境内被逮捕并转移到南联盟拘禁中心或监狱的人士的姓名、下落和控诉情况。应当按照国际标准的具体规定,保证在科索沃以外地区被拘禁人士可以得到他们自选的辩护律师,并让家人和医生看望他们。

127. 科索沃特派团和南联盟政府应当主动进行讨论,以便把在科索沃以外被拘

禁的人士送回科索沃和科索沃特派团。

128. 科军应当公布关于从 1998 年 3 月到目前为止所有被拘禁人士的资料和档案材料。科军应当释放仍然由科索沃特派团关押的人士,并停止所有的逮捕和拘禁行动。

129. 科索沃特派团应当在科索沃境内设立一个全面的永久性法庭,包括上诉法庭、少年法庭、民事法庭和轻罪法庭,以保证公平审判权。

130. 科索沃特派团和驻科部队应当采取必要步骤,充分保护科索沃境内所有公民不受同一族群或不同族群的成员施加暴力、威胁、恐吓和其他非法行动的权利。

131. 应当特别注意社会上的弱势群体,例如老人、残障者和儿童。有任何关于贩运妇女或儿童的报道,都应当立即进行深入调查。

- - - - -